

《新民晚报》复刊 30 年了,《夜光杯》也相应走过了新的 30 年历程。我作为《夜光杯》无数位作者中的一位,感到无比荣幸和高兴。

1981 年 8 月的一天,正在筹备《夜光杯》复刊的吴承惠(秦绿枝)来香山路我家找我,正好我不在,他回去后给我写了封短信,信中说《夜光杯》要复刊了,请我“做《夜光杯》的作者”,并说同事沈毓刚、胡澄清等都是我熟悉的,希望我不要推辞。

吴承惠所以会来找我,是因为我们在 1946 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那年就认识了。那时我在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公司驻上海公司做宣传工作,以“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笔名为上海各大报刊包括《新民报》晚刊写报道好莱坞电影的文章,并经常在国泰、大光明等电影院试映华纳新片招待文化、新闻界人士,吴承惠以《新民报》晚刊最年轻作者的身份来看电影,并经常来公司取影片资料,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1947 年夏,我在同孚路 333 号姑父豪宅里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有百余人出席,吴承惠和乔奇、何为、董乐山、李君维、沈寂等哥们在冯亦代率领下也来参加,“甜姐



忆江南 (帛画) 穆益林

词三首

徐天一

菩萨蛮 四月
麦花野陌香生细,绿杨雨织乡思泪。原上草萋萋,云烟几树迷。暖风亲似唤,河水认英莼。杜宇夜萍踪,碗花霞蘸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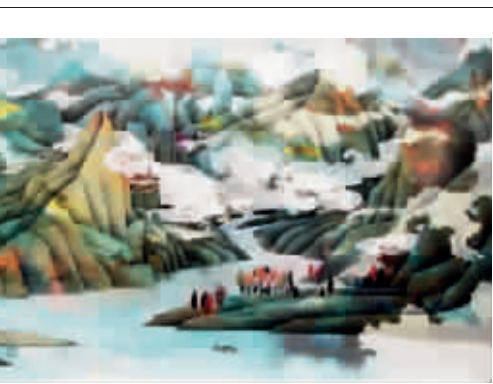
蝶恋花 赋打碗花
陌上相逢作兔草,记得初开,却是罗敷小。频染霞云红又缥,掠风一盖如烟袅。流水年华波眼渺,梦里青春,荳蔻绵绵绕。夜雨子规凄怨叫,归乡总误天涯道。

浣溪沙 海棠
娟净丰神傲众芳,胭脂雨里看春涨,绿云裁到薄罗裳。满院清辉摇曳息,一杯好梦醒沉香,迷离花影又神伤。



儿”黄宗英正在拍片,最后一个到,她一露面,全场顿时一阵骚动,男士们争着要和她跳舞。1951 年华纳上海公司解散后,我尚未投身译坛前,有一年多时间专以曾沧、高歌等笔名为当时上海很畅销的《亦报》写稿,由于工作关系,和著名报人唐大郎、沈毓刚、胡澄清诸先生都很熟,吴承惠也在《亦报》工作,我和他自然就更熟了。

在为《亦报》写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52 年上半年有一天,我去《亦报》馆交稿(平常时候都是报馆派专人来家取稿的,那次我因去报社附近办事,就顺便把稿带了去,在报馆走廊里劈面遇见《亦报》主编唐大郎,他兴冲冲地一把拉住我对我说,我们刚开过会,报纸版面马上要改了,把目前不规则的排法改为统一横排。我听了大吃一惊,不假思索地说,这怎么可以呢?不拘一格的灵活编排是小报的生命线,改成统一横排,一排排军营似的,太难看了,读者一定不会欢迎的。唐大郎听了一怔,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我还以为自己直言不讳顶撞了他,心里有点不安,但后来《亦报》版面直到年末停刊始终未改,这到底



忆江南 (帛画) 穆益林

“紫霞浩荡忽香散,碧嶂峥嵘骤颜开。万千气象帛中出,天籁一声入画来。”32 年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穆益林的《台风季节》与陆俨少作品并列上海美术大展一等奖,然而他另辟蹊径,力图创造他人难以超越的画法,把关注点落到了有 3000 多年历史的中国帛画上。

帛画就是在绢、纺、纱、绸、绌等织物上绘就的画,湖南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见证了它的灿烂辉煌。随着宣纸发明,文人画兴起,帛画逐步走向式微,以致人们误认为宣纸水墨画是中国画的源头和主流。穆益林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投身帛画的继承和创新,使古老的帛画重放光芒。他的现代帛画展将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开幕,后移师上海向江东父老汇报京心得,届时人们可以一睹现代帛画的华彩。

1983 年,穆益林毅然选择现代帛画的继承和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平坦的艰难之路。为了使丝绸的叠透性、折光性和色彩高饱和度等特殊品质产生无与伦比的视觉效果,他到长沙博物馆观摩马王堆西汉帛画,去北京故宫观摩历代的绢本画。古代帛画色彩艳丽厚重和经

雨太淘气了,哗啦哗啦地跑边闹,窗前的尤加利树感到浑身痛快,也跟着一阵摇头扭腰,把亮晶晶的水珠甩得到处乱滚。“挂号信!”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着火啦?你是消防大队的?”这新来的小邮差,性子很急,无论晴雨,只要是他送挂号信,一定让人神经紧张地冲了出来。“怕你没听到啊!”小邮差露出森森白牙傻笑。雨衣滴滴答答,脸上全是雨,粗浓的眉毛上还盛着两粒小水滴。伸出右手,掀开摩托车后座长形信篮上覆着的黑色塑胶防水布,从空隙中抽出邮件;左手执一只夹上透明塑胶的签字板,两眼一转,示意我用圆珠笔在指定的格子纸上签名。

“下雨天送信很辛苦喔!”他点头。憨笑。“老师!挂号信。”好久不见性急的小邮差了,换了一位圆嘟嘟,满脸福气的阿伯。“您怎么知道我是老师?”“信封上写着的。”和小邮差一样,老邮差也笑容可掬。我一看,寄来的是稿费,更觉得他是个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了。春日晴和的早晨,一条长巷沉默地像个影子,除了行人步履擦擦,偶有机车过境。如果听到摩托车扑扑,一家隔一家规律地停顿,八成就是邮差先生大驾光临了。

中学开始,“绿衣人”就成为我家的“常

是我的“净言”起了作用呢,还是另有原因,我不得而知,但这段无名小卒与名报人“交锋”的经历,却是我永志不忘的。《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后,我还为晚刊编译过一个连载小说《我们的朋友》,是从英文版《苏联文学》取材的。之后,由于我正式从事翻译,外加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我没有再为晚刊写过稿子。

1982 年,《夜光杯》胜利复刊后,应承惠之约,我又开始为《夜光杯》写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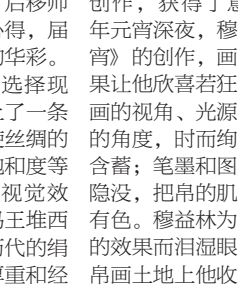


忆江南 (帛画) 穆益林

放飞现代帛画的梦想

恽甫铭

久不衰使他感到震撼,而现代女子的轻纱丝巾薄遮厚叠时产生不同色彩效果中又让他获得了启发。他想,在帛上面如果只按传统方法单纯用矿物质颜料画上把,颜色虽然鲜亮,但不能充分地把材质的亮丽、光的闪烁变化表现出来。1994 年他看了印染丝绸围巾的过程,顿悟出帛画的丝绸材质与其他绘画材质完全不同的独特之处。他尝试用丝绸染料与中国画颜料混合应用进行创作,在帛画的正反两面采用不同色料和不同的图形相叠相映进行创作,获得了意外的成功。1996 年元宵深夜,穆益林完成了《闹元宵》的创作,画面上出现的奇特效果让他欣喜若狂:色彩效果随着观画的视角、光源及光线对面面照射的角度,时而绚丽夺目,时而淡雅含蓄;笔墨和图形时而显露,时而隐没,把帛的肌理效果表现得有声有色。穆益林为突然获得期待已久的效果而泪湿眼眶:在辛勤耕耘的帛画土地上他收获了成功!



忆江南 (帛画) 穆益林

绿衣天使上门来

桂文亚

客”。那是一个鱼雁往返的时代,没有电话,更遑论手机、传真机和电子信箱,人与人之间表情达意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信了。写信也是一种“爬格子练习”,寒暑假一到,就是我大显身手时刻。我喜欢和好朋友分享心得,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封封寄出去,又一封封密密麻麻的飞过来,几乎每隔三五天,脚踏车的煞车“吱”一声响起,就听见信箱里“咔嚓”,贴上花花绿绿漂亮邮票的信件就让人心情大好。邮差在我心目中,胜似圣诞老人。我将这些带来快乐和友情的信件一一收存,数十载寒暑,就这样匆匆擦肩而过。

去年春天,中学同学难得聚会,我特别整理出几十封“小蝌蚪”写给我的信,来个“完璧归赵”,这一惊人之举,在座者无不啧啧称奇,“小蝌蚪”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我给你的信呢?真的很想知道,十三岁的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抱歉!缺乏远见之明,没有好好保留作家手迹。”

创作这一块暂停下来。不料这一停又是 30 年,前后两个 30 年,我也从翩翩年少变成了一个须眉皆白的耄耋老人,但是我对《夜光杯》的关切从未停止过,对于《夜光杯》刊载的大批华章美文,我一读再读,每每为之狂喜折服。

2011 年 8 月,在经历了脑梗、股骨头坏死等严重疾病的侵袭,不得不忍痛放弃我视若第二生命的翻译事业后,我不甘心做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室内老人”,又鼓起勇气自发地为我所倾慕的《夜光杯》写起稿子来,至今已写了《老年》、《再说恩爱》等 4 篇。《老年》和 30 年前的《水晶心》相呼应,描述一对老知识分子夫妇对 60 年婚姻的理解和感恩。隔开这么长时间,同一人在同一报纸上为同一婚姻生活写“续篇”,这恐怕是不多见的,我要感谢《夜光杯》为我们圆了这个梦。

明年我就 90 岁了,但只要我的脑子还管用,我的眼睛还看得清东西,我的手还握得住笔,我就要继续为《夜光杯》写稿,因为,我要大声说:“为《夜光杯》写稿是很‘给力’的!”

穆益林的现代帛画把“意象”与“具象”完美结合,把历史的沧桑、厚重与现代意识完美结合,用中国画的写意泼彩和工笔精绘,吸收西方印象派光和色的斑斓艺术效果,层次叠显,诗意朦胧,彰显出中国画的神采。他的帛画作品中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气息,也洋溢出浓厚的东方神韵。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回归和超越。穆益林放飞现代帛画的梦想,成为现代帛画的先行者和耕耘者。他以殉道者的精神耐住了寂寞,开创了崭新的现代帛画之路,为有志继承古老帛画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们开拓出了一条广阔的创新大道。

我国古代诗歌原来称“章”或“篇”,而不称“首”。如《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组诗有“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在东晋初年,有个姓孙名绰的诗人,在其作《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兮,作诗一首”。从此,人们便开始逐渐称诗歌为“首”了。

“你第一次给我寄信,信封上居然写着:‘景美小学正对面,疏公圳前有一户人家姓陈;三兄弟都考上台大,请把信交给他们家妹妹’”,外号“小蜜蜂”的陈淑真,接着对大伙儿说起这一桩我早已忘怀的往事。

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举手公认我真是“个天才”。

才不是,真正的天才是邮差。我说,谁不知道台湾邮政服务是有名的,邮差们“死信活救”的例子更不知凡几,翻山越岭“为信走天涯”的精神,更是敬业乐群的最高典范。老同学们莫不点头称是。

有一日在家,门铃又响,开门一看,邮差先生正在对门送信,我迎向前去打招呼,还没问好,砰的一声,大门就被风一吹,关上了!

望着紧闭的门,第一个跑出来的念头就是:“梯子!梯子!爬上围墙,跳进院子!”左顾右盼的高个邮差似猜出我的难题,不慌不忙一笑:“不用看梯子,看我的!”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起跑,两脚一蹬,双手一撑,就翻上了墙头,随即往下一跳,咯,门开了。

目瞪口呆的站在路中间,看着“长腿叔叔”跨上摩托车没事儿的扬长而去。我说,咱台湾的邮差,真的名不虚传哪。

35 年前,“文革”刚刚结束,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被组织安排到上海市文化局新成立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室”,专职从事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一天,我们被领进上海一座著名寺庙的库房中,只见里面堆放着重器宝物,有书画碑帖、瓷器古玩和金银细软。据介绍,这是一批“抄家物资”,有关部门正在清理登记,准备归还给已经被“落实政策”的主人。得知我们是为了收集服饰文物资料而来,管理人员为我们打开雕花衣箱。我们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个包袱,不禁眼前一亮: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一摞摞色彩斑斓的旗袍,有纱罗的、刺绣的、织锦的、缂丝的以及纳有丝绵的和衬有珍贵毛皮的。这是我们和旗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触摸着这一件件旗袍实物,感受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1984 年,我和周汛先生执笔撰写的《中国历代服饰》分别在上海、香港、纽约、柏林以多种文字出版,其中最具华彩的一章,就是海派旗袍。为庆祝这项重点文化工程完成,市委宣传部在文艺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俞振飞、赵景深、丁锡满等 100 多位文化名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我们组织了一台演出,由我主持演讲,20 多位上戏女生穿着旗袍闪亮登场,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文革”后上海举办的第一场服装表演,影响很大,《人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对旗袍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只有一款服装,上自政要名媛,下及村妇女工,无论身份,不分场合,都可以穿着,且历经百年而不衰,那就是旗袍。旗袍之所以在上海发祥,与上海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休戚相关,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催发了海派旗袍的诞生,开放创新的文化胸怀促进了海派旗袍的发展。在工作中,我愈来愈关注隐藏在旗袍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收集了大量与旗袍有关的文字史料和图像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于 2004 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了“20 世纪初叶上海服饰展”,2008 年在上海美术馆又举办了“百年旗袍展”,对弘扬海派旗袍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年前,我应东方大讲坛之邀,在上海作“百年旗袍的华丽转身”讲座。所有等候入场的女士,都身着一袭旗袍,场面非常壮观。这不禁使我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个经历——应大阪国际女子大学之邀,我到日本作《中国服饰文化史》讲座,前来听讲的女性大多穿着和服,在演讲快要开始时,有一位嘉宾到前排入座,这举止高雅、气质不凡的女子竟然全都穿着中国的旗袍,令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演讲者艳羡不已,感慨万千: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女子也能在社交场合穿上旗袍啊!时过境迁,这一幕终于出现在眼前,怎不令人心潮澎湃?

在上海市公布的首批市级非遗名录中,由我主持申报的“海派旗袍制作技艺”项目荣列其中,“龙凤旗袍等中式服装制作技艺”还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去年五月,我将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类非遗项目整合起来,策划、设计了“衣被天下——从乌泥泾棉纺织技艺到海派旗袍”专题展览,于去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对外公开展出,受到各界的关注好评。说来也是缘分,该展览开幕不久,我被上级调往市非遗中心,主持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的筹建工作,同时肩负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作者为中国服饰史专家)

何》《说开去》

我和旗袍的不解之缘

高春明

非遗我见

明日请读

《从京剧〈成败萧

何》《说开去》